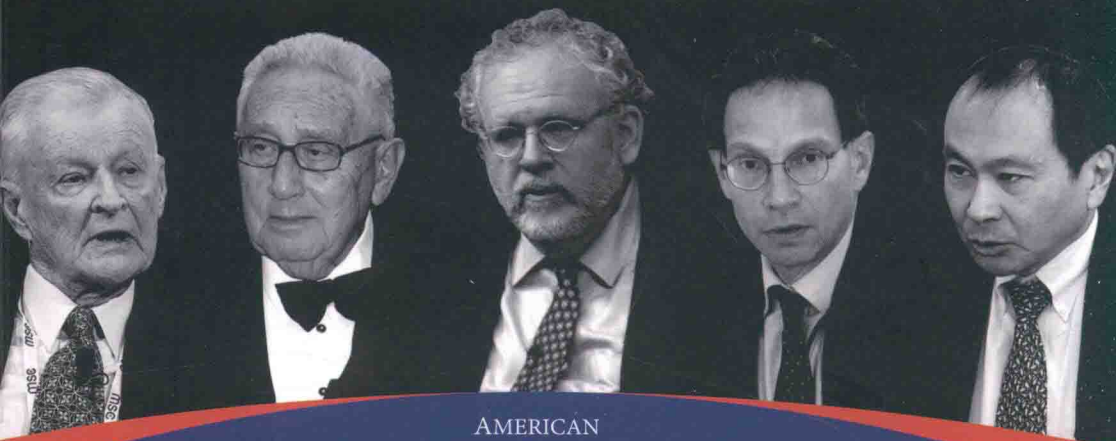


“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国际左翼核心期刊”《新左翼评论》主编

佩里·安德森最新作品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英]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 著 李岩 / 译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上帝与黄金》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大外交》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 (Michael Mandelbaum) 《穷极超越大国》

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自由主义制度论》

查尔斯·库普钱 (Charles Kupchan) 《美国时代的终结》

罗伯特·阿特 (Robert Art) 《美国大战略与世界政治》

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天堂与实力》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大棋局》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Richard A. Ross) 《西方的复兴》

托马斯·巴尼特 (Thomas P. M. Barnett) 《大国：布什之后的美国与世界》



“帝业”（上篇）概述美国建国至今对外政策及中美关系演变历史
“谋士”（下篇）评析十多位美国著名外交战略家及其著作与思想



《纽约书评》《外交》《金融时报》
《新共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重点推荐图书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英]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 著 李 岩 /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 (英) 佩里 · 安德森著 ; 李岩译 .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 2017.1

书名原文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ISBN 978-7-5155-1379-9

I. ①美… II. ①佩… ②李…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4379 号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授权,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著 者	[英] 佩里 · 安德森
译 者	李 岩
责任编辑	李 涛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379-9
定 价	4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8637120
投稿邮箱	balimist0213@163.com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中文版序

自从本书完成以来，已经过了两年时间。中国读者也许会问道，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美利坚帝国的行动及其前景发生了多大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的话？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利坚帝国近年来的成败得失如何？

在这段时期内，大中东地区依然是美国干涉行动的核心阵线。奥巴马同时向该地区的多达七个国家投下了导弹，派出了特种部队。这创下了美国扩张主义的历史纪录。无人机、炸弹、突击队如雨点般进入了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这些地方，美国的战争行为尚未收获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不过也没有遭遇任何失败的危险。也许只有一个例外：阿富汗。美国在喀布尔扶植的傀儡政权过于脆弱，人民反抗外来占领势力的传统过于强烈，使得美国对该国的控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然而，正如本书所预测的那样，华盛顿控制住了潜在的失败风险，并且实现了在该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通过一系列残酷的经济封锁、网络战争和暗杀等行为，迫使伊朗接受了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核垄断地位。在前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美国的地位没有被削弱——恰恰相反，随着南美洲那些反对其意志的政府纷纷倒台，加之美国在非洲采取了越来越多秘密的及其他形式的军事行动¹。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

1 见尼克·特斯(Nick Turse):“美国去年在非洲执行了674起军事行动，你可曾听说过任何一起？”[The US Carried Out 674 Military Operations

的影响力又有了大幅增长。

中国读者会清楚地意识到，在美国帝业的长期规划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这一政策。当事各方对这一委婉之词的含义都心知肚明：该政策旨在遏制中国。考虑到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追求这一目标时务必小心谨慎。不过，该政策的形态仍是清晰可见的：军事上，用一连串盟国和附庸国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上，通过建立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集团来将中国孤立，与此同时继续表示愿意与北京建立各种合作与伙伴关系。华盛顿所设想的这道战略弧形在两端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韩国部署了“萨德”反导弹系统，日本则不仅仅加大了军事部门的规模，还加强了其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下辖部队的“相互可操作性”；在封锁链的另一端，海军联合演习加之军事采购与情报合作的强化，使得美国与印度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在这两片区域之间，美国对于缅甸和越南的外交影响力明显增强，重新获得了在菲律宾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并且在澳大利亚北部建立起了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前哨基地。另一方面，“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政策的经济内容在美国国内遭遇了困境——行政分支在国外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军事行动，但其谈判的任何商业条约都需要获得立法分支的同意。令安倍晋三政府感到难堪的是，美国国会至今仍未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来也不一定会批准。不过，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美国手中仍握有许多底牌。美国将如何出牌，仍需拭目以待。

全神贯注于中东和中国的奥巴马无法以同样的精力兼顾欧洲。在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之后，美国迫使欧盟向俄罗斯施加并维持严厉的制裁，这使得欧洲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并不会对美国构成伤害。然而，美国未能迫使德国执行符合自己意志的经济政策，而且花费

（接上页）in *Africa Last Year: Did You Hear About Any of Them?*], 《民族》(*The Nation*) 周刊, 2015 年 4 月 14 日。

了很长时间才使得欧洲央行转而与美联储一致通过实行极低利率乃至负利率以及资产收购等政策，避免发生又一次严重衰退。其他方面的表现则非常惨淡。民众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奥巴马用来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统一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更加严密的新自由主义控制之下的另一件利器——的反对声浪暂时挫败了这一动议。此外，尽管奥巴马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直接干涉，但民众对布鲁塞尔的反抗之情还是令英国脱欧派在公投中取得了胜利，给予了整个西方统治阶层沉重一击。就眼下而言，在拉丁美洲被重新纳入该全球性霸权势力掌控之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同时，欧洲却成为了这一秩序中的薄弱环节。

佩里·安德森

2016年9月

前 言

本书的两部分“帝业”（Imperium）与“谋士”（Consilium）阐述了如今触及全世界的美利坚帝国体系。这一主题已经吸引人们写出了大量作品，主要由外交史和地缘政治战略构成。人们有理由询问，本书能对该主题做出何种特殊贡献。

从时间上、空间上和政治上，上篇“帝业”所考察的范围与前人的多数论著有着三大差异：

首先是年代跨度的问题。存在着大量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高质量研究，但这些研究通常被分隔成了彼此相距甚远的历史写作，主要包括：对 19 世纪美国本土及海外扩张的研究；对冷战期间美国对抗苏联行为的分析；对 20 世纪最后十年以来美国权力投射的讨论。相较之下，本书试图以融会贯通的方式来理解美国从墨西哥战争到反恐战争的战略与外交机制。

第二项差异在于地理上的关注点。对美帝国权力运用的报道所关注的通常要么是其在由前殖民地岛屿构成的第三世界采取的行动，要么是其对前共产主义国家构成的第二世界进行的战斗。总体来看，对于华盛顿在发达资本主义这一第一世界所追求的目标关注较少。本书试图同时关注美国在这三条战线上的扩张。

最后是政治上的差异。关于美利坚帝国权力的作品大多对其持批判态度，通常——我将要指出的是，并非没有例外——是从广义上的左派立场出发的，不同于主流对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赞颂，这些赞颂往往来自意识形态谱系的右派或是中间派。这些左派作品

的一大共同特点是，它们不仅仅批判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还坚信美国即使没有陷入致命的危机，也正处于急速衰退之中。然而，对于美利坚帝国的激烈反对并不意味着需要确信美国即将崩溃或是收缩；必须客观地、不一厢情愿地思考变化中的势力均衡，美国霸权则依然居于这一势力均衡的核心位置。

下篇“谋士”考察了美国当代战略家的思想，主题是美国的大部分精英距离进行如此清醒的反思还有多远。关于“谋士”所涉及的话语体系，目前的论述还相对较少，本书首次对此进行了概述。在附录中，我还补充了早前对一位最知名的美国当代战略家的评论。

“帝业”和“谋士”的写作得益于我在南特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Nantes)度过的一年时光。于2013年10月成文后，这两篇文章于次月发表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上。自那以后，在大中东地区、苏联和远东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展重新激发了对于美国强权状态的争论，一篇简短的后记对这些仍在发生的事件及其后果进行了思索。

佩里·安德森

2014年10月

致 谢

我要特别感谢南特高等研究院，本书的大部分研究和写作是在该院的理想环境中完成的。我还要感谢安德斯·斯特凡松（Anders Stephanson）的批评意见；感谢《新左翼评论》主编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本文最初于 2013 年 11 月发表在这份杂志上，她的要求对于本文的完成至关重要。

佩里·安德森

2014 年 10 月

目 录

中文版序 / I

前 言 / V

致 谢 / VII

上篇 帝业 / 1

一、先兆 / 3

二、成形 / 11

三、安全 / 24

四、基石 / 44

五、边缘 / 58

六、重校 / 76

七、自由主义好战者 / 93

八、现任 / 109

下篇 谋士 / 127

一、本土传统 / 130

二、十字军战士 / 136

三、现实主义理想 / 154

四、经济先行 / 177

五、城堡之外 / 185

后 记 / 191

附 录 / 197

上篇 帝业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强权的外部秩序是与其内部政治体制分隔开来的。如果说美国国内的政党之争是以敌对的选举集团为基础，兼具高度易变的外表与日趋尖锐的冲突，那么就全球问题而言，这些差异就要小得多了。观点的共性和目标的延续性将对帝国的管理与对本土家园的统治区分开来。¹在某种程度上，两者之间的反差是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里官邸或大公司与公民之间视野范围的差距造成的：海外发生的事情对银行家、外交家、官员和工业家而言，要比对选民而言重要得多；相应地，这也造就了目标更为明确、更为连贯的结果。

就美国而言，这还表现出两大地方特色：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的眼光狭隘的选民；将几乎不受限制地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赋予行政分支的政治制度——这是与美国国父的设计截然相悖的——使得因受制于难以驾驭的立法分支而难以实现国内目标的总统能够自由地在海外采取行动，不必面对类似的来自多方的压力。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这些形成政策的客观条件所塑造出的领域里，出现了围绕在总统周围的一小群外交政策精英，以及一套在国内政治中没有对应物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词汇，即关于美国应该在全球事务中追求的“宏大战略”的各种概念。²其坐标确立于二战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成为全球性强权的前景也指日可待之时。

1 关于前者，见“本土”（Homeland），《新左翼评论》第81期，2013年5/6月刊。总统竞选时的话语常常会抨击在任总统的外交政策软弱或是处置不当，但胜选者又常常会执行与前任大体相同的政策。

2 关于外交决策者的总体构成，见20世纪对美国外交政策演变过程最言简意赅的研究——托马斯·麦考密克（Thomas J. McCormick）：《美国的半个世纪》（*America's Half-Century*），巴尔的摩，1995年，第二版，第13至15页。三分之一是职业官僚；三分之二（通常更具影响力）是“时进时出者”（in-and-outers），其中40%来自投资银行和大公司，40%来自法律事务所，其他人则大多来自政治学系。

一、先兆

(一)

1945年之后形成的美帝国有着漫长的前史。独特的是，在北美，帝国和民族的原发坐标是同时出现的：既是不带有旧世界任何封建残余或障碍的殖民者经济体，又是一块受到两大洋保护的大陆，由此在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国家里诞生了形式最为纯净的新生资本主义。在美国独立后一个世纪的崛起过程中，这些条件依旧构成了其物质环境。除了经济上和地理上无可比拟的客观优势之外，美国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继承了两大强有力的主观遗产：一是源自最初清教徒定居点的想法，认为本民族受到了神的恩宠，背负着神圣的使命；一是源自独立战争的信念，认为在新世界出现了一个享有将永存的自由宪法的共和国。在非常早的时候，从这四种成分中便诞生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集合体，这种民族主义无缝地演变成了以例外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复合”（*complexio oppositorum*）为特征的美利坚帝国主义。在各个民族之中，美国是独特的；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是全世界的北极星：其秩序既是史无前例的，又终将成为令所有人无法抗拒的典范。

这正是美国国父的信念。该民族的光芒最初将是地域性的，局限于西半球。正如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于1801年对门罗(James Monroe)所言：“尽管当前的利益也许将我们约束在了界限之内，但不展望遥远的未来是不可能的。届时，我们的能力的增长将突破

这些界限，并将覆盖整个北美，乃至南美。人们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类似形式的政府以及法律。”但最终，这种光芒将不只是地域性的，还将是道德的和政治的。如亚当斯（John Adams）于1813年对杰斐逊所言：“我们纯净、高尚、具有公共精神的联邦共和国将永存、统治全球，并令人类达成完美。”¹到19世纪中叶时，这两种语调汇聚成了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一位同僚的著名口号：“占据上帝赠予我们的整块大陆这一天定命运之权利，来试验自由和联邦自治。”因为这片“出自上帝之手的生机勃勃的”土地对“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有谁会怀疑“遥远的、无限的未来将成为伟大的美国时代”呢？²不久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墨西哥半数领土的侵占。

一旦抵达了大多数美国当前的边界，同样一种未来感就以更加侧重商业而非地域的形式表现出来，将目光对准了西边，而不是南边。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反复告诫同胞：“你们已经是美洲大陆上的强国了，但这就能让你们满足吗？我相信不能。你们想要全世界的商业。这些只有在太平洋那边才能找到。从地球获得最多资源，制造最多商品，并向外国销售最多货物的国家，必将成为全球的强国。”³“天定命运”和对

1 见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犀利的作品《危险的国家：1600至1900年世界中的美国》（*Dangerous Nation: America in the World 1600-1900*），伦敦，2006年，第80、156页；评论见下篇“谋士”部分。

2 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提出了这些口号及宣言。他是杰克逊和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智囊。见安德斯·斯特凡松在该领域无与伦比的作品《天定命运：美国扩张主义及正当帝国》（*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the Empire of Right*），纽约，1995年，第39至42页。

3 西华德并没有忽视领土扩张，他得到了阿拉斯加、中途岛，并且向夏威夷施压。但他只是把领土扩张当成加强美国实力的手段，而非目的。

墨西哥的征服是在陆地上完成的，佩里（Matthew C. Perry）和“门户开放”政策则是在海上——这是美国将自由贸易和基督教带到东方的海岸，在这里建立起海洋和商业优势地位的地平线。随着美西战争的爆发，这场典型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令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获得了许多殖民地，并一跃进入大国行列。在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治下，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成为连接两大洋的美国附庸；在关于民族使命的言辞中，除宗教、民主和贸易之外，还加入了种族这一元素，即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及其团结。

这并非毫无争议。在各个阶段，都有雄辩的声音谴责“天定命运”的狂妄自大，对墨西哥的劫掠，对夏威夷的占领，以及对菲律宾的杀戮；抨击各种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对反殖民这一共和国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背叛。对吞并或是干预等海外冒险行动的排斥并非与民族价值观背道而驰，而是该价值观的另一可能的版本。从一开始，例外主义和普遍主义便构成了一种潜在不稳定的复合体。对前者的信念会令人们相信，美国只有孤立于堕落的世界之外才能保存自己独特的美德；致力于后者又会促使美国热情地采取救赎这一堕落世界的弥赛亚式行动。在斯特凡松所称的“隔离”与“重生性干预”这两极之间，民意会多次突如其来地转变方向。¹

然而，当美国步入新世纪之后，民意的改变就不如纯粹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来得重要了。在1910年之前，美国资本主义已经独占鳌头，其工业总量超过了德国和英国的总和。在弥漫着“适者生存”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的那个时代，对于当时雄心勃勃的人而言，这样的生产指数只能意味着与之相符的强权也将随之到来。在美国内战夺去了50万同胞的生命后，惠特曼（Walt Whitman）欢欣鼓舞

1 斯特凡松：《天定命运》，第xii至xiii页。本书的长处之一就在于，在收集了美国沙文主义许多最为浮夸的表述之外，还补充了其反对者（常常是热情洋溢的）的反驳。

地说道：“美国无疑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¹不过，在重建时期之后，与国际标准相比，和平时期美国军队的实力算不上强大。海军——船只被定期派往加勒比海和中美洲进行干预——的未来则更加光明。作为征兆的一点是，美国加入世界政治（Weltpolitik）的思想舞台正是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权论》（*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产生重大影响之时。本书在柏林、伦敦、巴黎和东京均被仔细研究，并成为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试金石。《海权论》认为，“在水面上移动的一切”——而不是在陆地上——“具有进攻性防御这一优势”。²十年之后，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美国经济的优势地位》（*America's Economic Supremacy*）中规划了美国工业优势的全球逻辑。他在1900年写道：“今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在贵金属、铜、铁和煤的生产上都居于领先地位；世界银行业的中心也第一次从大西洋东岸转移到了西岸。”在各个国家为了生存展开的斗争中，“帝国是人们可以夺取的最炫目的奖品”。鉴于美国已经实现了必要的国家组织形式，它在未来将能够超越英帝国和罗马帝国的财富和权势。³然而，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在这些预言与就美国介入欧洲的争斗达成共识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1 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美国：新帝国主义，从白人定居点到世界霸权》（*America: The New Imperialism: From White Settlement to World Hegemony*），伦敦，1978年，第57页。本书生动地描绘了19世纪中叶的帝国想象。

2 马汉：《海权论》，伦敦，1890年，第87页。他是高产的国际事务评论员、建议海约翰（John Hay）采取“门户开放”政策的顾问，老罗斯福的密友。他热情地主张尚武精神和强烈的海军至上主义，和平不过是“股市的守护神”。

3 亚当斯告诉读者，“用两代人的时间，美国的巨大利益将覆盖太平洋，这片大洋将如同美国的内海”；美国还将掌控着“东亚的发展，将其削减为我们体系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抵达极限之前，美国必须扩张并全神贯注，因为各国政府只不过是彼此竞争的大公司，只有能够最高效地发挥